



# 94岁的贺友直做客“天一讲堂”拉家常 “一个人只有苦过才懂得珍惜”



□记者 陈晓旻 文/摄

“我是北仑人，就讲北仑话。”宁波籍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昨天做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一开口就是地道的家乡话。整场讲座，他几乎一直用北仑话和大家“拉家常”，亲切、爱开玩笑，他的话不时引起现场观众大笑。因为高兴，已经94岁高龄的贺友直竟比原定时间多讲了半个小时，但他丝毫没有倦意，思维清晰。

## 谈童年 只有苦过才会有同情心

“很多人说我是大师，我说自己是个小学生。我5岁时母亲去世，跟着姑妈在北仑的乡下度过童年。1937年，因为日本人入侵中国，我的父亲失业了，我也就失学了。从新碶小学六年级毕业后，从此就没有进过正规学校读书，除了做学徒的时候去夜校学英语。”贺老先讲起自己的童年，仿佛往事历历在目。1938年，为了逃避抓壮丁，16岁的他来到上海打工。最初，是在舅舅的小五金厂干活。“一到月底，其他人可以领到工资，舅舅看我也站在一边，眼睛一瞪，责骂道：‘你还想向我要工钱？’活忙的时候，白天黑夜地干活倒是责无旁贷。一到冬天，我睡在钳桌下水泥地上，冻得两腿直抽筋。后来一个在上海的叔叔看我这样下去没有出头的

日子，就帮我找了份印刷厂的工作，可惜因为一件小事我被老板炒了鱿鱼。”

贺老感慨道：“我不是为了述说我童年的苦，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只有吃过苦才懂得珍惜。那时候的人都穷，但是穷不一定苦，而苦往往是因为穷。苦是一种精神的东西，人只有苦过才会有同情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正是体现在关心上，不管是夫妻、朋友、父母与孩子，真情其实就表现在嘘寒问暖的关心和吃饭穿衣的牵挂中。现在的人住的高楼大厦，但是各走各路。我到现在还住在上海的小弄堂里，就是喜欢那个氛围，有人情味，听到邻居们的招呼，就觉得亲切。再过几天我生日了，我就给每个邻居送排骨面去。”

## 谈连环画 起初画画是为了有饭吃

中国当代美术史上，贺友直的连环画和林风眠的中西妙合、潘天寿的文人画变体、叶浅予的舞蹈速写、黄永玉的《阿诗玛》版画、李可染的长江写生一样，代表了一个时代。贺老从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从事连环画创作60多年，对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贺友直荣获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

然而，这么高的成就竟完全来自于自学。还在上小学时，贺友直就对画画产生了极大兴趣。仰头揣摩关帝庙的壁画，或帮助邻居画端午老虎，是他接触美术的开始。家乡的童年生活曾给他的艺术生涯带来无穷的创作源泉。

贺友直曾说，起初画连环画只是为了吃饭。他

## 谈动漫 忍不住想表达不满

当记者问到对取代连环画地位的动漫的看法时，贺老直率地表示：“作为对艺术门类的态度，我不应该排斥动漫。但是我一接触到具体的动漫作品，总是忍不住想表达不满。”他进一步解释说：“连环画是造型艺术，就是画故事，画故事就要像，连环画就是表演，在纸上做一出戏。人物除了表情，应该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像《喜洋洋和灰太狼》一些很红的动漫，竟然只要眼睛动动，嘴巴开开就可以了，身体从来不动。谁要说话了，就把这个脑袋身体原样提到前面来。这就叫动漫？我实在看不下去。”

贺老举例说到自己喜欢的《三个和尚》和迪士

创作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是1949年创作的《福贵》，没想到出版社顺利出版了。过去，其他画没有市场，只有连环画有稿费，所以很多画家，陈逸飞、陈丹青，包括陆俨少都画过连环画。“上个世纪50年代，一张连环画的稿费是15元，一本连环画的收入是很可观的。那时到上海的锦江饭店请客一餐也只要15元。”贺老回忆连环画的辉煌，很有几分满足。

如今，连环画走向了没落，尽管贺友直也经常自嘲“连环画是‘小儿科’”，但他依旧钻研不辍，陆续创作了《贺友直画自己》、《生活趣事》、《走街穿巷忆旧事》、《新碶老街风情录》等一系列作品。由于自己一直生活在底层，对各种人情世故、社会风貌、体验很深，这正是画连环画的丰富资本。

尼的动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面的人物全身都是会做戏的，那才叫生动啊！“小小的连环画你真要把他画好，是要费点心思的，可不是那么容易。在纸上做戏这是表演，首先要积累大量的生活资料以及社会常识，需要细心的观察，生活经历赋予你创作的能力。”

学徒工、军人、教师、研究生导师、“关牛棚的”、出版社编辑……丰富的经历赋予了贺老创作的灵感，也塑造了他达观和诙谐的个性。94岁高龄的贺老如今最遗憾的是自己双腿不便，他告诉记者：“我终于理解了健步如飞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 写《繁花》的大半年最幸福 茅奖得主金宇澄来甬谈创作过程

□记者 顾嘉懿

如果说两年前《繁花》刚出版的时候，金宇澄来宁波宣传新作，大家还会问金宇澄是谁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的他再次来甬，受欢迎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这部在他年近60岁时写就，30万字的沪语小说，几乎在两年间横扫了当今中国文坛的所有重要奖项。盛名之下，这个外貌清奇、被读者戏称“长相似雷震子”的上海爷叔看不出有任何成就感，昨天下午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时，“虚无”、“荒凉”这样的字眼依旧不时地从他嘴里蹦出。

## 文学界的“潜伏者”

在担任《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的30年里，金宇澄之于文学圈一直是“潜水”的状态，“光看不说话”。《繁花》一朝盛开，有偶然，也有必然。2011年5月，金宇澄以“独上阁楼”为名，在一个叫“弄堂网”的上海特色明显的论坛上练笔，“写了两三天，很多人上来打招呼，说你写得不错，开始问我是谁”。

写《繁花》初稿的大半年，是金宇澄“人生最幸福的时光”，越写感觉越好。“《繁花》的整个框架是一个大的文学故事，大量的小故事是零件，把它装配上去”。这些小故事有的是从他做知青时认识的朋友那儿听来的，有的是在饭局上别人讲的。

但正式出版时，金宇澄还是在文本上动了脑筋，“中国现在每年要出版3000部长篇小说，别人怎么一眼就看出你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上海话的母语思维、简化标点、短句，是后来《繁花》为人称道的文本特征。“长句是西方的，《唐诗》里都是短句，没有标点，我们叫圈点。为什么要把我们中国最好的文字用西式的标点去破坏它原有的味道？”

## 留白语境为王家卫看中

《繁花》出版后，先有消息说是要改成话剧，后又说被王家卫看中要改成电影。“现在话剧有一些波折，重新准备还要一年时间”，至于王家卫，“你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很‘慢’的导演”。金宇澄昨天对这些消息进行了证实。

金宇澄还向天一讲堂的听众详细讲了书中一个半夜三更洗衣服的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也被王家卫认为是最好的故事。“有一种很悲伤的成分在里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复杂到四五本的小说，但是也可以几千字。里面有大量的想，不说话，就可以有一个空间，让读者去思考”。

这留白也是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到笔记小说的一个传统，用非常简洁的方式讲一件事，“当然这个东西如果要拍片子的话，我觉得也比较适合王家卫导演，可能有一些也蛮符合他的”。

## 没有续写长篇计划

最近，金宇澄把自己初版于2006年的散文集《洗牌年代》增删重版。这本书被称为“《繁花》的素材笔记”，里面细细密密编织了上海的前尘旧影：从估衣店到皮鞋作坊，从俄国侨民到补碗匠人……有人看了书才知道，原来《繁花》已经是从《洗牌年代》里洗出来的一副新牌。

眼下，金宇澄还没有写下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他最近完成的一篇4万多字的非虚构作品《火鸟：时光对照录》，已刊登在《收获》杂志上。在这篇作品中，金宇澄用他父亲的通信、审讯笔录、书稿等材料，讲述了其父亲作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抗战时期的一段经历。



金宇澄接受采访。记者 胡龙召 摄